面城樓集鈔

面城樓集鈔目錄

卷一

卷三

卷四

面城樓集鈔卷一

南海曾釗著　番禺陳璞

釋廣

說文廣殿之大屋也从广黃聲按黃从田从炗炗亦聲則黃从光不獨取其聲近矣爾雅光充也此據釋文所偁孫氏本周語故能光有天下韋昭注光大也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後漢書馮異傳竝引作橫被四表樂記號以立橫閒居橫于天下鄭注竝云橫充也是光本與橫通黃从光之古文炗有充大義廣之从黃蓋以聲載義也廣从黃而不从炗何也炗从廿五行之數廿分為一辰與

嵩同意故广下芠爲废字訓爲衆而於橫陳之義仍未顯也（橫或作桄从省耳）說文田陳也釋名田塡也黃从田从光則讀者繹而知其義矣故凡橫陳之字皆从黃木旁黃爲橫闌木也取橫以闌物之義水旁黃爲潢積水池也天河謂之天潢取亘天而橫之義玉旁黃爲璜半璧也取天半見之義橫而視之如天半見也然則廣从黃爲殿之大屋亦謂殿屋之橫者也其不直作黃何也黃从田橫陳蓋其兼義按說文黃地之色也坤爲田故六五云黃裳元吉禮記黃者中也中央爲土土爰稼穡稼穡田所生當其熟則色黃此田光爲黃之本義而於殿屋

之義無涉故必从广从黃而後人知爲屋之橫者也廣東廣西之稱廣又何也或曰廣州爲嶺南大府故舉廣州以統嶺南按嶺南漢爲交州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梁爲廣州其在廣州之西者仍隸交州則廣州不足盡嶺南明矣攷漢書地理志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新廣按新廣當嶺南之中有縣曰廣信即今封川元封五年交州移治焉誠以其地握東西之要也惟新廣能握東西之要故宋分新廣以東曰廣南東路新廣以西曰廣南西路後人稱廣東廣西蓋又從省耳王莽之名新廣者新新爲莽號若曰此郡新朝所廣

云爾郡本漢武開而莽好大喜功往往如此要之名廣之義實取乎横嶺南地勢東西寬而南北促周禮廣輪注東西為廣蒼梧郡處東西之中制其中而横廓之故日廣也至於後人加手為擴充加日為曠闊古人並止作廣又周禮廣車左傳楚之兩廣鄭杜注並為横陳之車然則廣之為字雖所用不同而義總不離乎横矣此六書以聲載義之道也豈獨廣字為然哉說文所謂諧聲皆非徒取聲近而已讀者誠能因其聲而求之則其義皆可得而見矣

釋儒

說文儒柔也从人需聲按易需須也凡人躁則急不能待柔則從容自持从需聲殆以聲載義者也天下之人心學問皆以躁壞之躁於仕則傲倖之心生躁於學則精細之思鮮躁於事則和順之氣乖昔孔子舉十五儒對哀公問儒行以大讓始以尊讓終讓則不躁矣故曰君子無所爭惟無爭故能讓讓故能柔惟柔而後成爲儒此儒訓柔之旨也然則子曰吾未見剛者何也剛非任氣之謂也物之至剛者必柔剛而不能柔則折此乃狠戾之人非眞能剛者子所謂慾也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孝經曰敎民親愛莫善於孝敎民禮順莫善於弟曾子云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由是觀之儒者豈貴乎以氣上人哉繹古聖賢造字儒从需之意又攷諸經傳垂訓之言可以識儒之義矣且需與柔爲雙聲凡从需之字其義皆爲柔臑訓臂羊矢臂羊矢肉之柔者也襦訓短衣衣之近身而柔者也繻訓繒繒帛之柔者也至如嬬爲女弱孺爲幼弱濡爲水弱皆有柔義而說文獨於儒發其詁蓋明人之欲以儒爲稱者尤以柔爲重耳雖然柔亦有辨色厲而內荏荏柔之似也內文明而外柔順順柔之德也子謂子

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有君子小人之別郎於柔之眞僞分之歟

釋彖

易之彖何也曰鄭注乾鑿度彖者斷也易例變占爻不變占彖故乾鑿度云陽以七陰以八爲彖鄭注彖者爻之不變動者據此則彖之訓斷斷決不變之義也然則說文彖从豕省訓豕走何也曰豕在卦爲坎坎爲耳耳主聽伏生尚書鴻範五行傳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時則有豕旤漢書五行志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據此則不聽謂偏聽也偏聽

生惑惑則不斷聽失其職故彖既應之彖居閑衞而聽鄭注尚書大傳聽而能斷彖之職也曰彑部有彖訓彖也易斷卦曷爲不取之曰彖性剛突崔憬大畜六五爻義其走尤決不回故遺反夬三夬之四在夬時三動與初體坎其辭曰羸彖孚蹢躅宋衷云羸大索所以繫彖集解引繫之不能走故蹢躅蹢躅不決也爾雅釋獸說彖曰其跡刻刻者走之決其跡刻深也決即斷也斷卦取彖走之義故作彖不作彖也然則繫辭傳曰象也者象也爻也者效此者也其義皆以聲載之彖獨言材材在之部與彖音不相近何也曰說文材从才聲存亦从才聲詩存與巾員雲

韵老子韜光章存與先韵成象章存與勤韵據此則古讀才在之部亦轉入文元先部矣才與員雲等字音讀相近故與象亦近孔子訓象爲材猶訓艮爲止皆聲義相從之例也曰據段氏六書音韵表才第一部與象十四部部遠不相通奈何曰段氏十七部乃一家之學未可盡據也訓詁之例有取同聲有取轉聲同聲則毛詩傳壺瓠粲餐之類是也轉聲則先鄭考工記注稛輪箄也後鄭周禮司烜注烜火也讀若爔方言㩲極也郭注所極爲㩲倦聲轉之緤端末紀緒也南楚或曰緤或曰端或曰紀或曰末皆楚轉語之類是也據段氏㩲豫端並十四部極紀第一部則以爲部遠不相通轉者非據此則象之訓材蓋轉

聲訓詁之例未可據段氏說以相疑也

釋易

說文易開也从日一徐楚金繫傳曰日開明也勿旌旗也得風開展一所以開也竊謂易卽今之陰陽本字小徐之義似未協說文易訓開也者史記云冬至一陽上舒西京賦云在陽常舒舒義同開說文以開訓易以義言之从一一卽易也淮南墬形訓天一地二注一陽易繫辭下傳貞夫一虞注云一謂乾元乾元亦易也說文易从一本此義从日者日爲易从勿勿所以趣民詩三之日于耜三之日以前易上舒而猶微至三之日則爲

陽泰之時趣民出耕鄭康成注月令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云陽氣蒸達可耕之候謂此古者趣民出耕未聞所以周禮里宰職趣民耕耨說文云勿州里所建然則趣民耕耨或以勿歎見勿卽知易泰故易从勿又勿勿禮記訓爲勉勉凡人能勉勉以赴功者是喜動也動爲陽徵此亦易从勿之兼義也雲卽陰字在雨部而易不在日部者易無形日得易之氣而不能盡易之蘊故云日爲易不可云易爲日其不在日部以此若雲則有形矣雲从雨雨者雲交乎易而成形者也

釋菊

說文菊大菊蘧麥从艸匊聲蘜日精㠯秋華从艸𥸨省
聲蘜治牆从艸鞠聲按爾雅大菊蘧麥政和本艸引陶
注云大菊出近道一莖生細葉花紅紫赤色可愛子頗
似麥故名瞿麥則大菊之菊仍似麥之艸絕與今之秋
華不相類固無容辨惟治牆之蘜爾雅郭注云今之秋
華菊據此則與蘜渾爲一或疑其誤以愚考之亦非誤
也政和本艸引陶注云菊有兩種一種莖紫氣香而味
甘葉可作羹食一種青莖而大葉作蒿艾氣味不堪食
者名薏考說文蘜與芰薢茩芵爲類皆可食之物是爲
莖紫味甘可食之一種也蘜與蔚蕭芍蒿爲類是爲作

蒿艾氣之一種也由此言之郭注亦非大誤而說文亦可補注矣

儀禮名義說

儀禮十七篇諸侯大夫禮居其半而高堂生所傳獨以士偁何士當讀爲事古聲士與事同詩勿士行枚毛傳云士事也鄭箋云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是謂士卽事也荀子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注士當爲事士禮卽事禮云爾禮器曲禮三千鄭注云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中庸謂之威儀威儀猶事儀也鄭注不偁士禮何鄭以士爲事之假借故直偁事禮猶周禮幾珥讀爲刉衈而雜記注卽引作刉衈注家例然也

漢藝文志偁后倉推士禮致於天子何禮不下庶人自天子至於士降殺以兩推士致天子蓋惟服器等威耳若覲聘燕射非士所有何以推焉漢志曰禮古經與十七篇文相似漢志與作學十七作七十刊誤引劉敞曰當作與十七今從之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謂瘉于曲臺記之說非譏儀禮之偁士禮也彼士禮之文與高堂生士禮文偶同而義實異猶春秋傳偁周禮在魯說文偁周禮五歲一禘三歲一祫皆與今周禮殊別焉爾然則士相見亦有大夫禮以士偁而其義不爲事何嘗篇小號

舉其篇首之詞十七篇皆然無關宏恉且士相見者以職位相親承摯相見下大夫以鴈上大夫以羔皆如士相見之禮經有明文故經中兼及大夫而篇首以士發端創以發端之語名其篇固不得與十七篇之以士爲總號同比士相見之士用本訓士禮之士用假借義各有當也士昏禮篇首曰昏禮下達納采用鴈經不偁士而目偁士何篇題士昏唐後人爲之白虎通德論引士冠經三篇 絻晃 引昏經五篇 嫁娶 士冠經郎士冠禮昏經郎士昏禮則古經昏禮上不題士也鄭注士喪禮偁引士冠禮曰素積白屨而注士冠引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

堂注禮記郊特牲引昏禮曰酌元酒三注于尊經本作三屬于尊彼鄭云屬注也故直引作注則鄭本冠禮上題士而昏禮上不題士也賈公彥疏偁引士冠甚多而士冠疏引士昏一則曰見下昏禮再則曰案昏禮行事鄭君昏禮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賈釋之曰鄭知是士取妻之禮者以記云記士昏禮故知是士取妻則賈據本冠禮上題士而昏禮仍不題士也若篇題已偁士則其義已明賈何煩引記耶尋此三證故知篇題偁士唐後人爲之也疏引大小戴止偁昏禮無士字但彼偁冠禮亦不言士且非鄭所據本故此不引冠禮篇首言士而昏禮不言士何大夫無冠禮而有其昏禮冠時雖天

子之子亦士也而昏則否鄭注士冠記云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故篇首不言士篇目亦不言士也特牲士禮也不言士名何言特牲而士已著猶少牢大夫禮言少牢而大夫亦著故不題曰士曰大夫諸篇皆偁禮而大射偁儀何賈公彥曰射禮盛威儀多故言儀要之此爲經文作縣耳至於篇題則本無儀字鄭君注射人弓人所引皆止偁大射可證也既夕有司徹不偁禮亦不偁儀何既夕爲士喪下篇有司徹爲少牢饋食下篇篇首無禮與儀之文故不偁也綜而論之當篇小號與一部大名義例不同當篇發語必不離其宗故即當篇發語

以目其篇可也若一部所載條分件殊而欲累舉首篇之一字以明之所謂舉一漏萬也烏睹其能檃括大義哉故當篇之義不必違其全書而當篇之名則不以概其全書古者著作皆然不獨儀禮也儀禮本名禮又名事禮曲禮威儀何所以明事必有禮小大由之其儀之委曲繁重者皆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心於以存敬於以致其旨為甚大名雖有五而義則一也

繫辭說上

或問易始畫而已爻卦下之辭孰繫之曰鄭康成以為皆文王為之文王欲盡其言以明吉凶而告於人於是

乎有辭曰繫辭亦文王自名乎曰否孔子贊易言繫辭者六繫屬也以此辭屬於爻卦之下故名之曰繫辭曰陸氏釋文謂辭當作詞何也曰說文詞者意內而言外也从司言司察也周禮媒氏禁殺戮注意內而言外者意不可見以言形容其意也爻卦之陰陽剛柔升降消息意也元亨利貞及天地人物之象言也司察其言而言外之意自見故謂之詞若夫辭說文云說也據廣韻引从𤔔辛𤔔辛猶理辜段懋堂大令曰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周禮大行人故書汁詞命鄭司農曰詞當作辭明詞辭義異辭乃篇章非形容之用也曰經之繫辭固無篇章矣孔

子繫辭上下篇各十二章據劉瓛所分也孔正義下篇九章非篇章與
曰此傳也非辭也漢書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
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然則繫辭上下篇傳之一耳陸氏
釋文引王肅本有傳字後人直偁繫辭者誤也且孔子
之繫辭傳與文王之繫辭體故不同文王之詞所以形
容爻卦形容者謠頌之類也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故句皆有
韻孔子之傳所以解釋繫辭解釋者論說之類也故句
不皆有韻皆韻便於諷誦不皆韻便於抒意也曰劉彥
和云有韻者謂之文故孔子文言有韻繫辭亦韻而不
曰文何也曰文以言飾意廣雅文飾也意在言中詞以意主

言詩菁莪傳司主也意在言外爻卦本有吉凶文王以物象形容之是主意乎言非言飾乎意也故孔子不名曰文而曰詞也

繫辭說中

曰賈逵馬融皆以爻詞爲周公作見左傳昭二年正義而鄭以爲文王何也曰漢書藝文志云人更三聖顏師古注引韋昭曰伏羲文王孔子是未嘗及周公也且周公作周禮而爻詞往往與周禮不合文王三分天下以服事殷爻詞多殷制故鄭以爲文王作也曰有徵乎曰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正義國君不圍則天子春圍周禮大司馬

中春敎振旅遂圍禁中冬大閱設驅逆之車是周制合圍且逆要不得令走也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與周田制異王制云天子不合圍皇氏以爲殷制引正義 史記湯立三面網而天下歸仁三面網卽不合圍之意是從禽舍逆爲殷制矣此爻詞爲文王作非周公一證也詩豳風東山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傳黃白曰皇騂白曰駁孫炎爾雅注騂赤色是周制昏時之馬黃而赤鬣也賁六四白馬翰如匪寇昏媾與周昏禮異明堂位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是昏用白馬爲殷制矣此爻詞爲文王作非周公二證也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入出泉

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注布泉也是周制用泉布也損六五益六二皆云或益之十朋之龜震六二云億喪貝與周錢幣之制異說文貝解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古者與周並舉則古謂夏殷也是龜貝爲殷制矣此爻詞爲文王作非周公三證也據此三證則鄭義信不誣矣然則朱紱赤紱金車鞶帶諸制又同乎周何也曰此周之因殷非周公創始也

繫辭說下

曰周制因殷既開之矣爻詞多文王後事如孔穎達所

舉岐山箕子東鄰西鄰及左傳宣子之詞以證文繫詞周公作亦有說乎曰孔氏所稱蓋鄭書燕說也升六四王用享于岐山竊謂王斥太王王季（隨上六王用享于西山同）禮記大傳正義引合符后云文王立后稷配天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則古公公季在文王時嘗追尊爲王矣然猶謂其出於緯也史記周本紀亦有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之文史遷時緯學未興則追王蓋古詩書之說小雅天保爲文王時詩其四章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箋云公謂后稷至諸盩則先王必斥古公公季無疑中庸又言周公追王者蓋文王尊以王號至周公則改

葬以天子之禮此本鄭氏說中庸云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當作一句讀謂以天子之禮爲太王王季卬封之度也周以王爲天子號故曰追王又曰以天子之禮故不同耳又

史記殷本紀云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據此則王號在殷時未爲至尊之偁故自帝太甲至帝乙帝辛皆偁帝天子既尊偁曰帝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屢偁王者生日王沒曰帝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當爲夏殷禮若周則無帝偁也諸侯尊偁曰王尙何嫌乎古公公季既追尊爲王故文王繫爻詞即本其追尊之偁曰王也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漢書儒林傳趙賓云箕子者萬物方荄滋也釋文引劉向荀爽並同則作荄滋蓋秦漢經生相傳之義疑本作其子故趙賓以

聲近訓爲荄滋其乃荄之假借子者滋也按史記律書說文云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爲稱則滋者子之本訓人以爲偁乃許君說假借之義也自萁譌作箕曲禮粱曰薌萁釋文其本作箕是其證子之本訓又晦遂與象傳相混而誤耳五君位易例不得舉箕子爲說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虞注泰震爲東兌爲西坤爲牛震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眚爲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是東鄰西鄰皆以象言之與西南東北之以納甲言者同例非必謂紂與文王也鄭氏坊記注曹大家幽通賦注並云東鄰紂西鄰文王舉人事以明易耳豈以紂解東鄰文王解西鄰哉左傳韓宣子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宣子見魯春秋故曰周公之德孔穎達乃謂享岐山爲文王箕子爲紂諸父東鄰西鄰斥紂與文王周公之德贊易象郢書燕說何其惑與吾故曰爻卦繫詞皆文王爲之鄭義未可破也

庶姓異姓同姓同異解

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曰薛庶姓也又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乃長滕侯說者據之謂不同姓非昏姻者爲庶姓庶衆也統於異姓猶羣姓云爾釗謂其說非也吳語眩姓於王宮韋昭解云備也姓庶姓曲

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周禮巾車革路以封四衛賈公彥疏云四衛非謂在衛服者以其諸侯非同姓與王無親即是庶姓然則庶姓統於異姓之說實本乎此然以周制攷之天子稱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異姓偁舅者以嘗為昏姻也非必當時為昏姻左傳宰孔稱齊桓為伯舅齊桓當時未嘗與周為昏姻也如韋賈之言庶姓無昏姻之親將偁為舅耶抑不偁為舅耶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者也庶姓與異姓分別甚明伐木正義舅文含庶姓鈞按司儀注則正義非也禮記載衛孔悝之鼎銘曰公曰叔舅則諸侯偁異姓大夫亦曰舅矣諸侯不下漁色國大夫有昏於諸侯之禮諸侯臨無昏於國大夫之禮且衛

孔悝母爲衛莊公之姊則非公之舅明矣而稱爲舅則舅爲異姓之稱不必身爲甥舅可知也大約異姓所包甚廣凡非同姓皆爲異姓然獨不含庶姓故司儀分屬最爲明確

然經傳少稱庶姓者蓋周制庶姓實統於同姓

詩湛露正義二章言同姓三章言庶姓卒章言二王之後不言異姓者兄弟甥舅禮不同要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剡按此言異姓之禮從庶姓非言庶姓兼異姓知者箋云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桐也梓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彼以二王後爲同類是以嘗爲天子爲同類天子諸侯有君臣尊卑之分爲異類與國語異姓爲異類不同與喪服小記男主必使同姓女主必使異姓坊記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魯語孔子日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皆同異竝舉不及庶姓是庶姓統於同姓之證又文王世子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喻父兄鄭注治之治公族之禮也惟於內朝則然其餘眾會之事則與庶姓同按鄭此言謂內朝之燕則三命貴者獨席於賓東其餘祭祀之序昭穆則與庶姓同以昭穆爲次無賓東之席記日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

位是也以此推之庶姓統於同姓審矣 於同姓中以有服無服分之則五世後無親者別爲庶姓耳故昔儒謂庶姓猶言氏族與同姓對言則別散文通也 或據巾車注同姓王子母弟則同姓止爲有服屬按魯昭與吳無服屬而論語曰娶於吳爲同姓天子偁同姓曰伯父叔父晉文侯於周平王無服屬而文侯之命曰父義和以同姓又賜庶姓之證也然巾車獨指爲王子母弟者以四衛爲庶姓對言則異其實散文通也 若然薛任姓與滕非同姓滕偁之爲庶姓者蓋從黃帝賜姓時對姬爲正姓言之也知然者禮同祖爲同姓其適爲正姓其別子以下則爲庶姓定元年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春秋釋例曰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

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此滕爲姓非國名潛夫論作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據此則薛實出黃帝矣鄭君駁異義曰黃帝姓姬晉語曰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史記索隱曰國語文誤青陽當爲元囂是帝嚳之祖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據此則周姬姓本自黃帝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者姓公孫按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以姬水成則鄭說是也史記所言乃以氏爲姓耳周本紀曰后稷別姓姬氏左傳隱八年正義云后稷別姓姬不是因黃帝姓按此語實本史記而誤攷史記稷爲帝嚳子嚳黃帝孫也是稷本姓姬而又云別姓姬氏者稷不後嚳不姓姬舜賜以黃帝正姓使別爲一姓祖耳故爲正姓薛任爲庶姓滕侯曰我周之卜正特重其詞曰周明滕出於正姓之周且薛祖又

爲庶姓庶姓不可先正姓適庶之義然也或疑在周而遠引黃帝未免有遙遙華冑之誚劉以爲非也禮記武王克殷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漢書地理志注云薊故燕國召公所封燕世家曰召公與周同姬姓然則爲黃帝後者猶可引爲同姓其同出黃帝者不可引爲庶姓乎羽

父又以爲異姓者黃帝賜十四人以姓時二人姓姬爲正其餘十二姓皆爲庶其後周公制禮繫之以姓從后稷受姓始於是十二姓之同出黃帝者原爲庶姓以周制定之皆爲異姓可以通昏姻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其生同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左隱八年正義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實本諸彼按季子從周制言之其實當時爲庶姓故周公武公皆娶於薛此異姓昏姻之說也大傳庶姓別於上別卽異也殷法五世以後通昏姻故曰別周法

則不通昏姻其通昏姻者惟異姓周禮正名曰庶姓則不可通昏姻明矣若謂非同姓而無昏姻之親爲庶姓則是庶姓於禮可以通昏姻將何解於雖百世而昏姻不通之說也司儀土揖庶姓記於前者蓋從無服言及有服也庶姓皆無服異姓有無服有有服同姓皆有服要之周禮大傳庶姓從周姬言之皆同姓左傳庶姓從黃帝賜姓時言之於周爲異姓各有取爾不必提同猶杕杜傳同姓爲同祖麟趾傳又以族爲同祖左傳襄公十二年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按此同姓對同宗同族言則同姓卽庶姓也呂刑官伯族姓亦以族與姓對舉蓋曰族曰姓各明一義謂族爲同姓可也謂庶姓爲異族亦可也謂庶姓爲不同姓則

不可

日月爲易解

說文引秘書云日月爲易按參同契亦有此文則許君所云秘書疑即易緯也太史公書云易以道陰陽不云陰陽爲易而必云日月爲易者何陰陽乾坤也乾坤大用在坎離坎月也離日也故以日月言之繫所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古之言易者皆宗孟喜喜以卦氣推易以一歲象易也一歲分之爲十二月此云日月爲易又以一月象之也一歲象易不以名易而一月象易則以名易者何四時之有冬猶月之有晦也驗四時以

氣氣無形測晦朔以日月日月有形無形者微有形者顯象易從其顯故不以歲而以月也月之魄受日以爲光合朔三日出震八日見兌十五日盈乾陽之息也十七退巽二十三日消艮三十日滅坤陽之消也陽息之盈則日月相望消之盡則月死魄相望者會於中宮日東月西既濟象也死魄者會於壬癸日上月下未濟象也易之爲書不從既濟象而從未濟象者何繫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惟當未濟憂患思所以易之故曰易孟子曰天下之生也久矣一治一亂既濟而未濟朔而晦由治而亂也未濟而既濟晦而

朔由亂而治也不象朔既濟而象晦未濟者何未濟晦象爲六十四卦之終即爲既濟朔象之始孟喜卦氣亦以未濟爲始繫曰生生之謂易朔生也晦生生也此易取象晦時日月之義也繫又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古文明从日从月易不以明爲名而必以易者何日月相推一日之象也古之易義一日象二卦一月然後六十卦周此以晦時日上月下名易之義也易二篇以未濟終而名易乃從此象者何猶春秋終於獲麟也獲麟而春秋作未濟而易作其義一也

亞飯三飯四飯攷

論語微子篇有亞飯三飯四飯說者據白虎通禮樂篇云平旦食少陽之始晝食太陽之始晡食少陰之始暮食太陰之始數語以為天子四飯魯僭天子禮有初飯之證釗按其說非也少牢篇三飯注云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少數曰飯疏云一口謂之一飯玉藻飯飧者三飯也疏云三飯竝謂飧謂三度飧也皇侃論語義疏云飯謂飧也據此則論語與白虎通不同義矣攷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禮言舉皆言舉食樂或止言舉食非也王制王三日不舉注云食樂是其證尋其文義言日一舉則餘食不稱舉可知矣言舉以樂

其非舉則不用樂可知矣膳夫疏引鄭注論語亞飯三飯四飯云皆舉食之樂尤足爲惟舉有樂侑之明證日三時食并稍食爲四而獨朝食侑舉侑以樂其餘皆不用樂侑者以其非盛也故周禮禮記特言舉以樂燕食膳夫奉膳贊祭不言以樂侑明燕食無告飽之文不以樂也玉藻云日中而餕奏而食注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又云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據彼文則日中及夕食亦有樂但彼云奏藷如沐醴進禨進羞工乃升歌耳非侑也按奏謂奏鐘也大食大司樂令奏鐘鼓燕食亦當有鐘知者檀弓云平公飲酒杜蕢入聞鐘聲春秋

襄三十八年左傳鄭伯有夜飲酒擊鐘據此則諸侯大夫飲酒皆奏鐘但非大食則非大司樂令之耳以義準之大食及朝食樂侑亦奏鐘鼓燕食則奏鐘而已進禨進羞升歌蓋侑琴瑟而歌皆非侑樂也若侑食樂章每飯不同包咸注云亞飯三飯四飯皆樂章名是也特牲少牢尸有三飯九飯十一飯鄭注有司徹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疏云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魯侯禮以事死如事生之禮準之當有十三飯不備言者掌樂者未去官故不及耳其不言初飯者或以爲太師領之或以爲爲魯諱亦非也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攷特牲少牢爲士大夫禮其尸侑皆自三飯

始三飯告飽故有三飯而無再飯推此而言魯諸侯禮有亞飯無初飯亞飯蓋因再飯告飽而設惟天子一食告飽有初飯魯非天子故無初飯也若然禮器所陳尊者少卑者多特牲少牢所記卑者少而尊者多不同者禮器言告飽之始特牲少牢則要其終也少牢注食與飯不同禮器則謂飯爲食者對文則異散文可通說經大例也

輪箄攷

攷工記輪人眡其綆注鄭司農云綆讀爲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箄也戴氏攷工記圖改作箅引說文云箅蔽也

所以蔽甑底甑箄中央隆高而周圍箄下輪之輻股近
內而牙稍出似之賈疏云鑿牙之時其孔向外侵三分
寸之二使輻股外箄此說誤也釗謂賈說固誤戴亦未
爲得按下記云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
輪之固注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放輻近轂
者爲股近牙者爲蚤然則注云出於輻股鑿之數出猶
生也謂其數由軸股鑿而生也記云欲其蚤之正者謂
以綆堅著其近輻之股菑使與入牙之蚤相直耳而疏
云鑿牙孔向外侵戴云輻股近內而牙稍出則是其數
出于牙鑿顯與彼注所云出于輻股鑿乖矣竊謂箄當

从卑齊人謂斧柄爲椑見廬人鄭注爾雅廣說文作鮞此經綆从更更本从丙先鄭讀爲餅謂即輪箄以聲求之當作箄不作算甚明說文箄從箄也方言箄篗籅筥籚也注今江東名小籠爲箄然則先鄭所云輪箄謂輪之籠軑史記田單傳單傅車以鐵籠蓋斷其軸故假鐵以爲固若其恆用蓋固以革而㯃之左傳謂之笠轂正義引服注云笠轂蓋如笠以蔽轂上一曰車轂上鐵東京賦謂之重轂續漢輿服志謂之貳轂釋名謂之椑棿即此綆一也知綆即重轂等者輿服志云貳轂兩轄劉昭注引蔡邕曰轂外復有一轂抱轄其外乃復設轄抱銅置其中鄭注匠人軌謂轍廣

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幅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閒三分寸之一按彼所云金轄似不斥軎頭當即輿服志所謂抱轄之轄在輻與綆之外而相近故并之爲旁加七寸若謂軎頭之轄則爲蓋弓覆軓之數其廣一丈一尺六寸何以云轍廣八尺耶以金轄爲抱轄之轄例之則綆爲貳轂可見矣軎頭之轄可脫可置故置之則曰設脫之則曰投此金轄在貳轂外不可脫故曰抱抱轄本非轄也形同轄故曰轄貳轂非轂也形類轂故曰轂記不曰轂者嫌其混于長轂短轂故名爲綆以其周于長轂之外

其漆革堅强饑饑然有褌于輪以正輪之柲齒前却故又名爲椑梘亦名爲輪箄箄从卑椑亦从卑櫝弓注椑堅著之言也正義椑棺也漆之堅强饑饑然也用革爲而字作緶从糸者古从韋革字亦得从糸如鞴作絥紱作韍之類說文作鞑訓車束也从必聲詩鞞亦作珌刀室下飾也然則从卑者亦可从必矣蓋卑必聲近此緶環于轂外如刀下飾然故謂之鞑玉篇作鞭訓堅也蓋鞑緶箄皆一聲之轉鞑正字緶假借字鞭後出字也用革而謂之籠者梓人爲侯縜寸焉注縜籠綱者彼紐約侯綱謂之籠故緶約轂亦謂之籠與籠有隆義方言簍籠說文作穹隆緶厚三分寸之二此據乘車若大車緶寸有隆然于輪中之狀故亦曰籠知轂必以束者轂圍

三尺二寸而以三十輻湊之則兩鑿間所餘之木甚薄而易壞又蚤指牙處有槷而股入輻處無槷輪行時若前若卻則輻搖動故必加之綆以正其前卻乃能固記云綆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注云出于輻股鑿之數正謂此也若戴謂輻以偏枘入牙而出之牙厚不盈二寸外出三分寸之二餘一寸三分有奇則輻當牙僅一寸三分有奇輻廣三寸半而倨句處削其二寸一分有奇與記參分股圍去一以爲骹圍之數不合且輻之殺所以使泥弗溓也若牙稍出之則輻不滿牙其溓泥尤易與記文不合矣或曰毛詩箋云軝長轂飾也別之曰長轂則大車短轂無軝矣

軝且無何得有緶劖按箋謂飾蓋以朱約言之爲車之法革以爲固采以爲飾長轂盡飾短轂無飾非謂無革約也故棧車欲弇飾車欲侈之文見於輿人不見於輪人鄭注彼云飾車以革鞔輿賈疏棧車不革鞔輿也言鞔輿不言鞔轂則棧役有繳籠審矣蓋軝爲飾著于轂經之旁故文从氏說文氏山𪋤旁著欲墮落者緶爲固所以善其轂故文从更西人注更善也飾轂容有無善轂則凡車皆有之此制作命名之意也

問虞夏書商頌易卦辭何以不言性亦皆無性字言性始於何書周人漢人言性其義與孔孟合

否

經訓蒐古於虞夏書皋陶謨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鄭康成注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尚書疏引）據此則九德即性也而不言性者性之內有欲命於天而麗於身皋陶曰無敎逸欲有邦逸欲猶縱欲無敎縱欲即所以治性也又曰愼厥身修愼修其身所有之性也帝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整理天命之性在於順時愼微也（易噬嗑釋文引鄭注敕猶理也一云整也）言欲言身言命而性已包括於其中矣（命即

性也左傳莫保其性注性命也商頌不言性者元鳥之篇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鄭箋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殆郎怠字蓋郎書太甲顧諟天之明命無逸中宗天命自度之意據此則商頌言命郎所以統性矣易卦辭言利貞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今本作性情誤據此則卦辭不言性而性義已該矣然而性字仍不見者蒼頡作字未有性先有生故說文四百五十部有生部是也生郎性字周禮物生杜子春讀爲性商以前皆然惟是生从屮出土有氣而無心知嫌於人之性不明於是加心旁爲性商書西伯戡黎篇曰不虞天性性字始見於此

自時而後召誥曰節性卷阿曰彌性易彖傳曰各正性命皆式虞性之訓後世言性者莫有切實於是矣然以諸書言較之節性爲尤顯惟節故能正此召孔之心傳也且夫性命受於天而猶待於節何哉樂記曰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鄭康成論語注曰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據此則有血氣無心知非性有心知無血氣亦非性故仁義禮智信皆性所有而命不能無賢愚吉凶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哲智也既有智則

有愚可知矣

賢與吉爲性即愚與凶亦爲性性無諱乎愚與凶亦顧其節之何如耳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四支之於安佚皆性也蓋此即性之欲也性既有欲非受之以節不幾於敗度敗善乎孟子之言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又曰動心忍性此即祖伊虞性召公節性康公彌性孔子正性命之旨也然不特孟子言之矣告子曰性猶杞柳也又曰食色性也又曰生之謂性皆若與孟子不類究之性猶杞柳即孝經說性者生之質之義食色性也即孟子形色天性及口之於味之義也

之謂性即从心从生之義然則告子所設者等人性於禽獸又謂義爲外耳謂義爲外故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杯棬不知性中有仁義而杞柳中無杯棬今曰以人性爲仁義則與木神則仁金神則義悖矣此孟子之所以辨也不然孟子何以不曰禍性而曰禍仁義哉荀子曰人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也無性則僞無所加無僞則性之不能自美據此則人謂下愚惡與美對謂陋也書洪範五曰惡僞孔傳惡醜陋荀子榮辱篇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楊倞注由於性之固陋性惡猶言性朴陋耳惟其朴陋故善必賴於僞僞即爲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

可以爲善之意未嘗異也故正名篇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雖爲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欲雖不可去求可節實與召公節性孟子君子不謂性之義合性惡篇曰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其言又與孔

子性相近習相遠之義合然則後儒以荀子爲異端豈不過哉蓋孟子精於詩蒸民之篇曰有物有則鄭箋其性有物其情有則故孟子曰若其情可以爲善趙岐注若順也以性之才言也荀子精於禮司徒之職修六禮以節民性故荀子曰人性惡其善者僞以性之質言也要之性善者善性惡者亦善善者善於禽獸惡者惡於聖人謂善於禽獸者則當盡性謂惡於聖人者則當化性其大旨皆道人理性而已論衡董仲舒性情說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法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見其陽也謂惡者見其陰也然荀子書特其顯著者耳世碩宓子賤漆雕開之徒書已無存論衡引其說曰人性有

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性情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據此謂人之性有善有惡皆從善長惡長之後而言之善者性之德惡者性之欲性之德爲陽陽爲善性之欲爲陰陰爲惡一人之性具有陰陽故一人之性具有善惡也不曰惡性而曰有惡是謂性之欲可以爲惡也養而致之則惡長謂欲不可縱縱欲則惡長也大旨與節性合然數子皆聖人之徒耳呂覽出不韋而本生篇曰物者所以養非以性養也重已篇曰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貴當篇曰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

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大旨亦與周孔合蓋呂覽集諸儒爲之故微言大義往往而存此周人言性之大凡也漢陸賈之論性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論衡夫曰禮義之性卽孟子所謂善也禮義之性在口目耳鼻四支之中故必察己之祿命何如卽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董子春秋繁露曰凡人之性莫不善義又曰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又曰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又曰孟

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又曰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敎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王敎則質樸不能善按董子此言卽召公節性之旨亦卽孔子相近相遠之旨與孟子異而實同者也楊子法言曰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又曰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夫曰學所以脩性卽所謂節性也曰善惡混卽所謂性中有欲也曰善人惡人卽所謂相遠也脩其善脩其惡卽所謂習也許叔重說文解字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

氣性善者是卽孟子性善之說也蓋皆言性之純者也劉子政之論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論衡夫性人之陽氣說文蓋本易義虞仲翔易注乾爲性乾爲純陽卦也而子政言情爲陽性爲陰則與易義悖矣王仲任論衡曰孟子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曰豺狼之聲也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夫紂與食我之暴戾凶狠乃不能節性積習使然究

其初生不過受性之愚與凶者耳而仲任舉以證有性不善則與孔孟悖矣然子政云在於身而不發是卽中庸未發之中也仲任云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謙卑辭讓故制禮以道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道其敬是卽王制脩禮節性也此皆言性之得失半者也然二子之失仍在事淮南子人間訓曰清淨恬愉人之性也俶眞訓曰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燿思慮不營又曰聖人之學欲以返性於初而遊心於虛達人之學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寞於是始以心言性而後世之謬論從此起矣魏書釋老志佛斷嗜欲習虛靜

而成通照翻譯名義佛有覺性而無情皆本此訓或謂禪竊儒不知實竊淮南耳大抵淮南好黃老崇淸靜其書取文子爲多然其閒亦有合於周孔者如泰族訓曰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敎導之則不可使鄉方又曰率性而行謂之道又曰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又曰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又曰縱欲而失性蓋當時採襲古書傳而成皆古訓之尙存而未泯者此又漢人言性之大凡也綜而論之商周人言性皆以事解惟漢淮南始以心通然其時如董子劉

向揚雄王充許叔重鄭康成數大儒仍式孔孟之訓亦可見性之說在漢時未盡昧矣晉唐以後佛氏之教行李翺竊其旨著復性書其言曰情之動靜弗息則不能復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又曰本性清明周流六虛自以爲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而實當時未盡從其說也杜牧著論本性惡宋儒拾其餘以爲直接孔孟墜緒又索儒書得樂記人生而靜一言於是復初之說興天下後世奉爲金科玉律無敢異議矣夫樂記言人生而靜謂樂音未感之時豈佛家寂靜明覺之謂哉且佛書梵字本不可解其性字在彼國不知爲何語自六朝人翻譯取儒

書近似假借者以性字當之然後彼書中有此字耳顧言性者猶汨於其說不求於詩書孔孟旁證以周漢諸子何也

問儀禮釋宮何人爲精確

儀禮釋宮自宋李如圭始　國朝江愼修增注皆爲專書其他如任翼聖宮室考焦里堂羣經宮室考秦蕙田五禮通考林喬蔭三禮陳數亦於宮室制度頗有所發明至楊信齋儀禮圖旁通圖張臯文儀禮圖則圖其曲折方位閒附以攷證而已然諸家中焦氏張氏爲優惟大夫士左右房則依江愼修江氏實本陳祥道禮書今云依江氏者從其原書所

僞天子三門則依戴東原究不及如圭悉本鄭氏按釋
也
宮云天子五門攷鄭司農注周禮閽人云王有五門蓋
五門之說當出古周禮說故康成但破其誤以雉門爲
二門至五門則漢魏以來無異議也又小戴記郊特牲
王獻誓命庫門之內則王有庫門審矣匠人營國方九
里經涂九軌王宮當中經之涂則方三里長闊九百步
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
九爲節注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賈疏以此推
得天子城十二里宮千二百步因謂匠人爲異代制非
也按典命注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則以九以七以五
爲節者非公侯伯子男尋常之典可知矣司服公之服
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戴記王制三公一命衮衮冕九
章三公加命爲上公得服之則城九里宮九百步何足
怪耶坊記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

於房中則西房也而士喪禮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於房婦人髽於室據此不於房於室者無西房故耳江氏慎修乃惑於用之之說作釋宮增注謂東房西室不成制度按顧命側階傳北下階聘禮北襲注側猶獨也金氏禮箋北下唯一階故名側階江氏亦云北下唯一階則西房有北壁無階據此則左房有北堂與階而右房無北堂與階其制度亦不必整齊可知矣且江氏之疑鄭義者以用之據鄉飲酒記及少牢饋食禮薦自東房注無說耳攷鄉飲酒禮迎賓於庠門是行禮於庠也庠有房室序無房室又止有一門則庠序自爲學制與宮

室不同不足引為大夫有西房證明矣儀禮鄉飲酒席賓於戶牖間而義曰坐賓於西北萬斯大焦里堂俱疑賓席逼西序席西餘地無幾不能容眾賓席蓋忘卻行禮於序耳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少牢饋食禮東房注無說者蓋此東房與特牲東房為一彼已解之故不復出注家例如此不足引為大夫有西房證又明矣聘禮鄉還玉於館賓退負右房賈疏云不於大夫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此鄭義也敖君善儀禮集說不然賈說乃援右房以難鄭秦樹峯五禮通考從之按曾子問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

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注公館若今縣官宮也雜記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注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喪大記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注私館卿大夫之家也鄭志鮑遺問曰注曾子問云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已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據此則張逸讀館於大夫如公館賓之館即上經所云大夫帥至於館也公館賓皆爲賓將去

公親存送之此本鄭注卿館於大夫者賓始來公命大夫使親存之故皆謂之館若所館之處則在公館謂之正客館亦謂之公宮左傳昭公十八年鄭火禁舊客勿出於宮亦不言館於大夫廟公宮故有右房不足引爲大夫西房證亦明矣釋宮云戶東曰房戶之間按士冠禮房戶之間注房西室戶東也斯干詩西南其戶孔正義大夫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東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其中其戶正中比一房之室戶爲西詩正義可謂與儀禮注相表裏矣釋宮云夾室之前曰廂亦曰東堂西堂按覲禮注東廂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西堂西夾之前

近南賈疏卽西廂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郭璞注夾室前堂公羊疏又引爾雅李巡注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據此則東西廂卽東西堂在東西夾室之前明矣任氏宮室考乃謂房東爲東廂西爲西廂北牖東牖西牖南戸屬諸堂東爲東堂西爲西堂堂上東西牆曰序序東爲東夾室西爲西夾室南牖東牖北戸偏諸東東爲東堂西爲西堂是謂東西廂在房之東西東西夾室在堂之東西東西廂之南東西夾室之北則曰東西堂也攷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公揖退於箱下云公受宰夫東帛以侑西鄉立注西鄉立序內地也受東帛於

序端據此則公退於箱者蓋在序內夾前故得受束帛於序端若廂在東房之東夾室之北則必歷堂而後至序端豈待事之便乎特牲禮云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記饎爨在西壁注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南北直屋梠據此則西堂下為近堂西南隅之地故注云直屋梠若東西廂之南東西夾之北則直後楣矣何云直屋梠乎奔喪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東階東面階釋宮申之曰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面堂有西階也江氏乃謂奔喪篇之東階據尊者言之東西階之上為東垂西垂見顧命疑東西階者人君之制合四面有五階大夫士無東

西階南北兩面三階是亦所以爲降殺按特牲饋食禮大夫禮也云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注西堂下堂之西下也又云盛兩敦陳於西堂席用萑注盛黍稷者宗婦也蓋是時爨在西堂下之西壁宗婦爨黍稷熟則盛於西堂之兩敦若無西面階則必升降於西階時衆賓衆兄弟列於階下而主婦宗婦升降其間有是禮耶據此知大夫士亦有東西階所以爲降殺者在左右房室不在東西階矣士冠禮注坫在堂角賈公彥士喪禮正義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故釋宮定其說曰堂角有坫張皋文申之曰禮公饗於序坫之間是坫有築土也而江氏

謂堂之四隅即爲坫非別有土爲之按旣夕禮設棜於西堂下南順齊於坫大射禮小射正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又云以笥退奠於坫上戴記內則士於坫一據此則坫自爲一物非即堂之四隅可知又爾雅垝謂之坫注在堂隅坫墆（墆或作端）說文坫屏也从土占聲則賈氏說築土非誣也闑門橛也孔穎達以爲一闑謂棖闑之閒爲門中故釋宮定其說曰門之中有闑近儒江愼修秦樹峯張皋文林喬蔭皆從之賈公彥則云二闑以二闑之間爲門中焦里堂從之攷儀禮士冠禮布席於門中闑西閾外西面小戴記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

注由闑右臣統於君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
闑之間士介拂棖注此謂兩君相見棖門楔也君入必
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又公事自闑西
私事自闑東注公事謂聘享也私事覿面也經傳竝無
二闑之文若從賈說則由闑與拂闑爲東闑乎西闑乎
闑西闑東爲東闑之西西闑之東乎記旣無明文且鄭
注云上介夾闑若有二闑則上介自闑西擯自闑東中
隔一中門何以謂之夾闑乎又周官大馭凡馭路行以
肆夏趨以采薺注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
則路門應門能容車出入也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

路先設西上賜必於廟則廟門亦能容車出入也攷工記廟門容大扃七个注二丈一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丈六尺五寸應門二徹參个注二丈四尺若二闈則門皆分爲三廟門路門固非八尺之徹所能容卽應門二丈四尺除二闈約各數寸則二闈及棖闑之閒僅七尺餘亦不足容轍矣任氏禮㝔通圖引爾雅橛謂之闑注門中央之橛名闑郭注闑門閫與此不同則此當爲孫炎注也孫注遂初堂書目猶存據此則闑在門之中漢魏以前古訓也如圭不惑於賈說可謂有識矣惟堂上東西有楹一條云梁楣也侏儒在梁之上誤以前楣之梁爲宗廇之梁篇末又據顧命

辨鄭志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爲未必然不知廟寢制如明堂蓋營洛以後制度顧命則仍豐鎬之舊鄭志已辨之甚明如圭殆偶有未攷耳然如圭生當南宋時陳祥道禮書方行而能依據鄭義不以空言說經可不謂豪傑之士哉我

朝經學昌明江氏戴氏精於攷訂制度猶稱李氏書爲治儀禮者之圭臬卽間有攷辨而一證以經文究不及原說之確亦可見鄭義精審承學之士所當依據也夫

虎門礮臺形勢條議

一議大小橫檔南北相距二百餘丈水不甚深以沙石

塡築出水二尺爲度東西兩面築垜安礮可三百位其垜之字相連其礮路十字橫直交擊其外參隅頭石爲濠溝以阻攻突其內爲池蓄水備用且省經費

一議小橫檔山凹築垜置礮以防襲我山前并可遠擊

一議震遠舊臺逼隘難以更戰迭息按舊臺之北谷口寬平內可容兵外可置礮與大虎橫檔品字相應最爲得力且其山與威遠相連若鑿路由山內進兵運藥則夷人不能窺我矣

一議震遠舊臺山頂築土爲牆內安礮位遠可以助威遠聲勢近可以擊襲小橫檔外之船此亦用奇之法也

一威遠舊臺礮路皆向西南無東南出者故夷人可以旁擊今議於舊臺之左山麓四十餘丈畧爲填高北與靖遠相連爲之字形三面施礮似爲得力

一沙角爲虎門外戶夷船出入必由土名沙堆內過距沙角僅二百餘丈惟是舊臺頗高且礮路多從西擊似乎失勢今議於舊臺之南山脚沙坦填高五六尺接連舊臺築牆置礮作之字形其舊臺仍修復之以便擊夷船桅盤上用礮者至於後路或種竻竹或築堞防守

一大角南已淤沙東連龍穴校杯石約數百丈不能通舟然夷船既入沙角西駛必依大角前過方能入橫檔

之西是則大角爲橫檔之西外門也但舊臺畧偏於南礮路未甚得力今議於舊臺之北塡高五六尺闊十餘丈北連湖州南接舊臺外爲濠溝內留爲田既可控制夷船不敢西入而防守之人亦可屯耕

一鞏固礮路東出原與永安臺爲夾擊之勢但人居遠隔高嶺陟降並無藏身之所不便進退接應爲艱而且礮路爲小橫檔所掩不能直擊小橫檔山南今議於鞏固之南小谷之口添築土臺礮路東北出使夷船不敢襲小橫檔之南而鞏固舊臺礮路改從南出與谷口之礮爲交擊之勢較夾擊似更得力

一議大虎舊臺南塖畧爲前山所掩今拓其南高坦安置礮位更爲得勢

一三門雖淺狹亦可通舟前年夷人駛火船入太平焚舟師此其驗也且舊寨汎有路登山直達威遠今議於舊寨增築土臺置礮既可以拒其入太平亦足以防濟襲

中立謹案向來礮臺其形或方或圓或橢故其礮路皆散而不聚聚而不交礮多虛發船可闖入道光二十一年秋 先大人奉委守蝌蛇洞創爲曲臺形如之字使礮路交聚或迎擊或橫擊分班迭發循環無端由是夷船無有過者二十三年春 祁制府 奕將軍等謀修復虎門各礮臺偕 先大人同往相度形勢 先大人進此條議極蒙併奬方議照行惜武員知此者尠咸謂舊無此臺形未便改築遂不果茲

敬跋數語俾後之讀此者
知當時實未採用云爾

面城樓集鈔卷一終